

抒怀

考上高中的那一年,我不满十五岁。学校离家三十五里,是清代两江总督陶澍的官邸旧址,背倚青山,面朝资水,透过教室的窗户,河里的情景一览无余。

资水河是从上游我的家门口流下来的。看到河里穿梭的船只和荡起的粼粼波纹,我总是想起家门口的模样,心头便涌起一股愁绪,那是一种对家人的思念。

大约是入学三个星期后的周六,我跟班主任周老师说我想回家。在软磨硬泡之下,周老师才答应我。上完下午两节正课后,大约是下午四时,我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路是沿资水河而上自东向西而行的,河里的涛声是我行走的伴奏。从学校到陶澍墓,约莫五六里,沿途有石人石马,它们像哨兵一样保护着路上行人的安全。太阳西下,映在流动的河里,泛起一束束波光,辉煌灿烂。

就这样,开始走的约十里路,我步履轻松。慢慢地,太阳沉入了远方的山坳,天空不再明丽,一缕一缕的炊烟从沿路

夜行回家

□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

人家的木屋里袅袅飘出。

快黄昏的时候,我到了一个叫亭子河的地方。我最小的姐姐就嫁在这个村子里,我几乎从她家的门前经过,但这一次我没有打算去她家,我要赶回自己的家。

行至江北村时,离家还有十里地,天基本黑了。我没有手电,也没有火把,只能摸黑前进,不断有昏黄的灯光从路边人家的窗口或堂屋中照射出来。借助这些零散的光,我抓紧赶路。

还剩下最后五里路,我到了寺门口村。入夜,人声悄然退隐,资水涛声格外浑厚响亮。时而有风从河里吹起,扑在我的脸上,潮湿而粘乎。我感觉不到温润,

心里惴惴然,我知道最害怕的一段路开始了。

这段路沿线没有人烟,路下方是绝壁悬崖和激流,即是资水上有名的崩洪滩,过去经常翻船的地方。路上方是高山,是黑黝黝的森林,我们地方上许多人就长眠于山上。也幸亏是晴天,天上有零碎的星星,我拼命睁大眼睛,能隐约看到路延伸的方向。

我确实害怕了,也有些后悔,后悔不听周老师的话,要是听了他的话,等学校统一放假时,就可以在某个上午从容出发,便没有如此心惊胆战了。我也后悔没有在姐姐家住下来,那样可以在次日一早赶路。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,我不可能

再走回去,只能壮着胆子向前赶。

来到途中一处叫条子冲的地方,我多么担心山冲里突然有野兽猛扑过来,我没有武松打虎的功夫,如果遭遇,绝对会受到伤害。走到崩洪滩倾泄处,巨大的资水涛声充盈天地间,像无数怪兽在狂叫。而路上方正是埋坟最集中的区域。这段路是砂石路,我好像听到后面有声响。我就这样边走边胡思乱想着。

我终于走到了村口。这一路走来,总算平安顺利。我又看到了路边人家屋里照射出来的昏黄的灯光,同样是昏黄的灯光,故乡的光与他乡的光就是不同,它令人心里踏实而亲切。

待抵达家时,看到家里的厨房正亮着灯,我故意不说话,却如平时顽皮般地大喝一声“啊!”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说道:“门外好像是双儿的声音一样?”

“双儿”是家人对我的称呼。当我听到母亲说话的那一刻,我真的服她了,我不过是叫了一声,且仅仅叫了一个字,她竟能分辨出来。这便是我的家,我的母亲。

感动

记忆深处的理发店

□ 熊燕

记忆中,小学学校旁边开了一间小卖部和一间理发店。理发店的师傅姓高,三十岁的样子,腿微跛。去小卖部买东西时,要经过理发店,每次我都会下意识地瞟一眼。

理发店没有招牌,面积也不大,十几平方米,没有装修,简单的青瓦砖墙,店内有一张锈迹斑斑、不能放倒的理发椅,一个木制的简陋脸盆架上放着一个搪瓷脸盆、一把推剪、一把剃刀、一把梳子、一条毛巾。窗户上有一条磨刀布和围巾悬挂着。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当。

高师傅13岁便拜师学艺,学理发是个辛苦活,不仅要学会洗头、剪发,还要学会修面、挖耳、剃须等。高师傅人勤快又和善,加上手艺精湛,吸引了整个大队的老人和小孩。

第一次走进理发店是陪弟弟去的,弟弟对高师傅手上的剪刀有一种莫名的害怕,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将弟弟按在理发椅上。“宝宝乖。”高师傅将弟弟的头摆正,望着对面的长方镜,说:“听话,一会儿就理好了,叔叔奖你糖吃。”听说有糖吃,弟弟破涕为笑。

高师傅人很好,每个星期天他会提着工具箱走村串户地去给五保户免费理发。

改革开放后,开始流行烫发,很多人都跑到镇上的理发店去理发,高师傅的理发店生意淡了下来。但是中老年人还是喜欢到高师傅的理发店理发,即使不理发,也喜欢跑到他的小店坐坐,拉拉家常。特别是老年人,几乎专为聊天而去。我奶奶过世后,爷爷几乎每天都去高师傅的理发店坐坐。那里,渐渐成了老年人谈天说地的地方。

后来,我离乡求学,很少回老家。爷爷过世时,我回了一趟老家,小学学校变样了,建了一幢宽阔明亮的两层楼。小卖部还在,重建成100平米左右的便利店,理发店却没有了,高师傅也没有看见。听说,他的儿子子承父业,后又到外面拜师几年,学了一身好手艺,在城里开了家高档理发店,高师傅去帮忙了。但是,每年除夕前,高师傅还是会背着他全新的工具箱回来一趟,给老家的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理发,依旧不收钱。



吴海明 / 摄

畅情

父亲的拐杖

□ 浏阳市第四中学 伍雯



小时候,父亲是一座挺拔的山,有了山,就有了依靠;读书的岁月,父亲是那方不灭的灯塔,有了灯,就有了希望;步入社会后,父亲是一片博大的海,有了海,就有了港湾。

漂泊的日子,习惯了怀念如斯。终于有一天,电话那头换成了姐的呜咽:你快回来,爸……

十年寒窗,毕业在即。父亲并未阻止我远方寻梦的脚步,于是便有了我这远嫁他乡的女儿。

婚礼上,看父亲拉着我的手嘱托时那庄重的神情,我的泪来了。想想自己用生命呵护的小鸟即将离巢,将由另一个生命来保管、看护,他该有多少的不舍。

父亲19岁参加工作,因为母亲的勤

劳,他平时很少从事家务劳动。可自从我们有了小宝宝,他总是督促母亲:你放心地去浏阳,我会照顾自己的。

父亲前几年因患脑动脉硬化住过一次院,出院后,身体并没有完全康复。他年少外出工作,却因精简机构未到退休年龄不得不内退,事业心极强的父亲未免有些失落。父亲便常常去老年协会下棋,一下起棋来往没有时间观念,不按时吃饭或吃药。母亲在家时,父亲每天的作息便是她所有的功课。如今,母亲不在家的日子,他能照顾好自己吗?

母亲和我的担心是相同的。而父亲不愿意来浏阳,我们也只好如此。

没想到,不幸真的在我们的担心悄悄降临。那天,父亲晚上熄灯就寝时,

心思

纳凉

□ 邵光智



纳凉是夏天的事物。

锄禾日当午,地头一棵沧桑的柳树,放下锄头,躺在柳树下,用草帽往脸上一盖,这是最惬意的纳凉。

瓜棚往往在瓜地的中央,摘几个脆生生的甜瓜放在清凉的泉水里,抽烟、喝茶、吃甜瓜,这是种瓜人最悠闲的福气。

清亮亮的小河在村前流淌着诱惑的温度,那份赤裸裸的凉爽最具磁力,跳进来,闷热和劳作的疲乏哗啦啦流去。

夜色来临,有月无月,街头村口都有旱烟锅明明灭灭。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,一把蒲扇,永远讲不烂的故事,把顽皮的村童牵进睡梦里。

庄稼人纳凉,就这么简单朴实。

庄稼人纳凉,像信手摘来的瓜果,甜甜蜜蜜。

不幸高血压中风摔倒在地。第二天早上被邻居发现,才叫上姐姐、姐夫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。

接到电话的那一刻,母亲哭成了泪人,当时我正值学生期末考试的监考。当我们经历汽车、火车的千里颠簸拼命赶回家时,父亲还在昏迷中。推开病房门,洁白的病房,洁白的床单,父亲静静地躺着。此刻,他竟然听不到我的呼唤。

一天,两天,第三天凌晨,父亲总算从昏迷中醒过来了。一个月后,父亲出院了,他的右手和右脚不太灵便。出院的那天,我去接父亲。本来想买一大束鲜花的,母亲怕我花钱一再阻止。可我总觉得该做点什么,弥补自己无意中酿成的大错。扶父亲上车的那一刻,我说:爸,我去买个拐杖吧,以后锻炼也方便些。

父亲说:买什么拐杖,你不正是爸爸的拐杖。看着父亲故作健朗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。为了当好父亲的拐杖,我应该努力地生活。